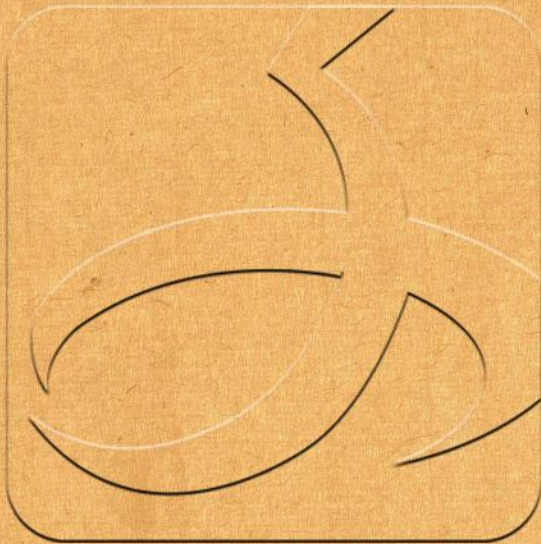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20



東坡集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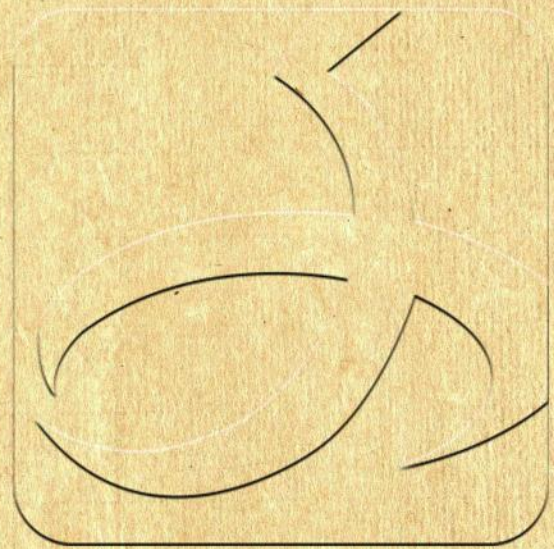
奏議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
 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
 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
 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
 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
 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



蘇軾



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
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
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
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戢
擅於海船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
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
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閣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
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
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

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合齋金塔一所祝延皇帝太

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為名因獻金塔

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

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

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

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戢者甚眾訪聞徐

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
既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
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
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柳送左司理院
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合齋金塔祝壽臣以爲高
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
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
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醜也臣已一面合管勾職員退還

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
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
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
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
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黎仍諸處尋
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
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
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

差船送至明州合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
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
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糜幣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劄奉
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
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
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
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
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
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

頃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趨辦務在
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鈐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
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日至
廣都無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
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之食欲望聖慈愍此一
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
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
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
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日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
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其餘俟豐熟日分作
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
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
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官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
催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
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趨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
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
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

東坡集卷二十一
三
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合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爲羣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慝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
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
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
自第二等以上入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
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
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
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狀丁無所陪
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

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閒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旣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合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

東坡集卷二十一
人戶 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富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而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旣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其餘繚繞不通又恐甚於前三番之法前史稱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明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謹及一年諸州路軍尙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且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向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令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

限未滿人戶依舊理當本戶差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充衙前如有虛占竄名可以省併去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奉使輒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刻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而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合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合衷私商量取錢

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進拆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奸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卽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

添錢雇募卽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于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故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乞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

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募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移那應副仍將支使外寬剩錢除依條量留一分準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施行

臣今看詳諸役大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人戶不及差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二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

望朝廷別加寬卹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準備外據除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無戶有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

東坡志林 十一
三
台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
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
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
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
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
人除量留準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
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
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
色人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

一半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準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

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

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
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
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外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
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
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
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

東坡集卷二十七
三
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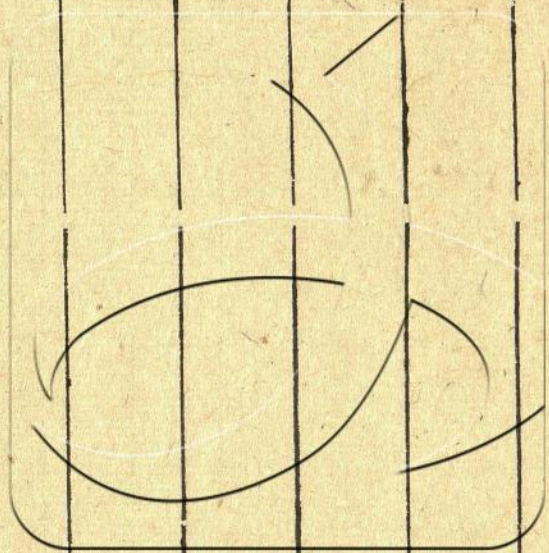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令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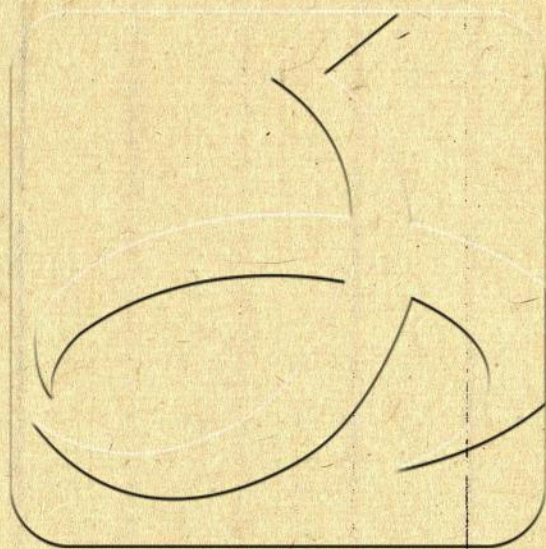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
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交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

在惠因等院既是私衷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回答云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福建海商往還故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齋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覓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合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 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
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 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
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
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
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
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
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合監伴職員前來告臣
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

東坡全集卷三十一
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
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
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
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
因便船舶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致住
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
臣近指揮本州合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
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
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
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
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
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尙不了兌支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
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

東坡集卷二十七
以平米價賤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
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卽民間頓然
關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關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
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
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廩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
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
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合於本州關米縣分入中
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
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
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廩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
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
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
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
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尙書禮部符准元祐五
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
雖已降指揮截撥上供斛斗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斗
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
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斗或見錢糶入官司封
樁及諸色斛斗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
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

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表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用各州郡大小戶口家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又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諸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徑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處般運斛斗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斗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糶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糶方免餓殍今來聖恩優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

奏議

三

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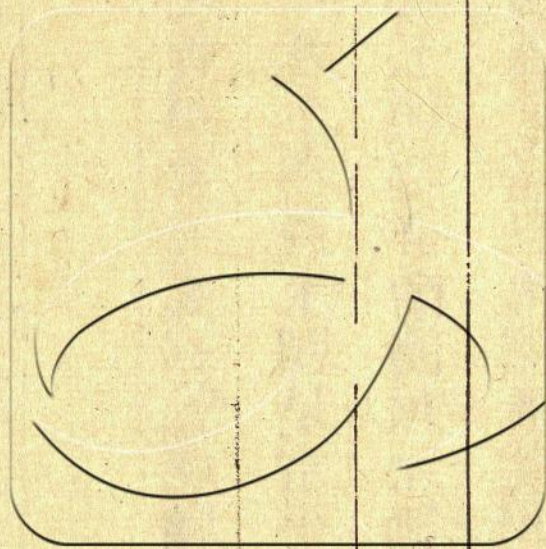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

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爲耻若非饑急豈肯來糶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洶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

瀾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
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溫叟
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
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
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
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
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
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
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
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無奏請
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
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
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當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
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
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
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

非不肯應副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
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
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羨芋魁
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
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土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
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

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
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漑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
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
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
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
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
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
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
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

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鱗臣
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
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
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
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
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漑田每減一
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
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芰穀米所獲不貲
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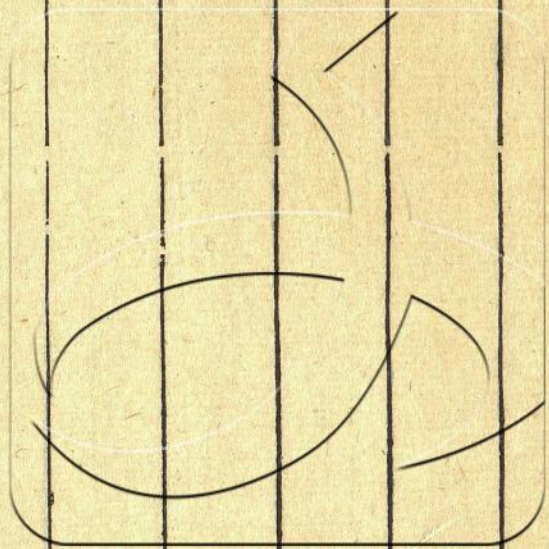
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
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
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
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
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
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
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
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
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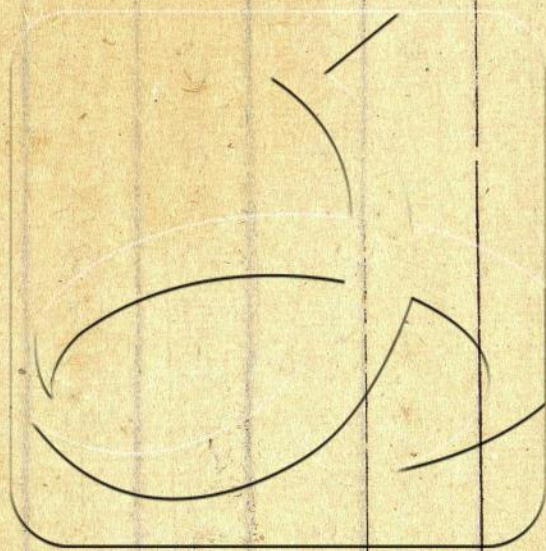
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
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
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
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
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與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
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
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
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
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

身城 卷二十一
三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冒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
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
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
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
至北郭穿闔閭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
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
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
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邱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
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

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邱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旣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

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百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漑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漑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

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藟亦緣此暴貴
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
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
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此深快者也然
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越講問其策而臨
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
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合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
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
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

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
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
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
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
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
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
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
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
淤填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茅山河旣曰受潮
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

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

深入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

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關一所一集賢亭前

水窓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關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

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

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

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

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

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

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

所過皆闐闐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

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

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

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闢且以

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相與

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

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

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

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尙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菱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

人種菱每歲之春菱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

菱蕩永無菱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

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工若稍

不除治微生菱葑即許人割賃但使人戶常憂割奪自然盡力永

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

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

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

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

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

東坡身卷三十一
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壅塞開洶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

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折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法據理並合折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遽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貨錢官爲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折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貨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
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先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
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
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
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
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 省以犯人家財
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嚮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卽
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
四至不得以嚮割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
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
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
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
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卽許人割賃其割賃人特
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
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
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東坡集卷二十七
錢塘縣尉解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
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卽依法施行或
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
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封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
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
賜度牒五十道并於前來所賜本路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
濟所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

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彙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
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
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百
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
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
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月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斗足
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
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
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
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

東坡集卷二十一
三三
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
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
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亦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
部都省樂聞其言卽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
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
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汗聖德惜毫毛
之費致邱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
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
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

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已一
回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
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
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
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
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
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憐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
不出以全臣子



